

# 詩經新義輯考彙評

## 國風幽風七篇

程元敏

學術資料者，最研究工作之必需。資料愈充足，所獲研究結果愈正確；文獻不足，雖以仲尼之博學，猶不敢徵夏、殷禮，況賢智不若孔子者乎？宋人有見於此，始倡纂輯佚書，初則陳景元（碧虛子）輯相鶴書一卷（一稱相鶴經，誤入王安石臨川集卷七十，詳宋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繼則朱子欲從文選注輯輯詩薛漢章句，終則王應麟輯考三家詩遺說、鄭玄易注。資所輯資料作學術研究，自效風氣漸開；皮錫瑞極言其有功於後學，信然！

宋人治經，敢變漢唐舊義，創立新說，於時最早，而又影響官學及私家著述最大者，莫甚於王安石周禮、尚書、詩經新義。三經新義，神宗熙寧六至八年王安石父子等奉敕撰，誠王氏一家之學，故昔文獻多題王安石作；惜其書久佚。清修四庫全書館臣，自缺本永樂大典中輯出周禮新義殘文（歷城周永年實董其事），嘉慶間錢儀吉復自宋明人禮書解三數種中搜補佚文百餘條，合刻入經苑。安石新法理論，頗託此書以出；而書、詩二新義，則發明經義，往往勝先儒，訖無輯本，學者以爲不便（明以後研究王安石思想者，多論新法，而研究王安石經學之專著，僅民國廿四年徐振亞「王安石經學概論初稿」簡文一篇，載學藝雜誌第十四卷七號）。

「曩余治宋人經解，兼涉有宋史書、當代文集、筆記，頗見詩、書新義佚文，輒隨手抄錄。既而敷教上庠，未敢曠廢舊業，進而作有計畫成系統之蒐輯，前既草成「尚書新義輯考彙評」矣，復考宋人文集、史籍、類書及宋元人筆記，現存宋元明清四朝詩經學專著，定輯安石詩經新義佚文千又二十六條，及對詩經新義之評論一百五十四條。文成數萬，董理需時；今國風幽風部分七篇整次甫就緒，爰先請付梓。念斯文沈晦數百載，一旦

見刊，備方家採擇，感奮曷似！製其體例則首列經文（或詩序原文），次則分條輯存佚文，復次則比附諸家所致評語；而一章或一篇之末，亦往往依據經文佚文辭義，集載舊評焉；務期條理分明，考檢方便。

### 幽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噤發二之日栗烈

「佚文」：「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然則四月正陽也，秀莖言『月』何也？秀莖以言陰生也。陰始于四月，生于五月，而于四月言陰生（據細素雜記補一字）者，氣之先至者也。周正建子，而此所言皆夏時者，夏時稼人所見，所謂『人正』也。授民時則用人正，固其理也。」（桐江集卷二總頁「四六，細素雜記卷五頁二，段解卷十五頁五，六經天文編卷上頁七六，困學紀聞卷一頁四三，會通卷八頁八載輯錄引，通釋卷八頁八，大全卷八頁八，詩經世本古義卷一頁二五，詩傳彙纂卷九頁七，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八頁四十）（註①）

「評」方回曰：王荆公詩說，極有佳者，其說七月之詩……此條得之王厚齋，極喜之！（桐江集卷二總頁一四五、一四七）

「評」何焯曰：「此說（敏案：謂王安石上說。）精審有味。朱子謂變月言日者，是月之日也。則詩人何必屢變其辭哉？」（困學紀聞卷一頁四三翁注引）

「佚文」 「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呂記卷十六頁四，玫瑰集卷六七總頁六一〇，段解卷十五頁五，通釋卷八頁三，大全卷八頁三，詩傳彙纂卷九頁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佚文」 「微行，女子之行宜隱屏也。」（段解卷十五頁七）

「佚文」 「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呂記卷十六頁六，段解卷十五頁八，通釋卷八頁五，大全卷八頁五，詩傳彙纂卷九頁五）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佚文」 「女子傷悲，則以將嫁，思離親也。」（李黃解卷十七頁十）

「佚文」 「公子歸以其時，而國人之女亦以時而嫁，以見先公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段解卷十五頁八）

蠶月條桑

「佚文」 「蠶月者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蠶女事也，故稱月焉。」

「（四部備要本臨川集卷四三頁五，呂記卷十六頁八，通釋卷八頁六，會通卷八頁六，大全卷八頁六，詩傳彙纂卷九頁五）」

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佚文」 「承其（敏案：細素雜記轉引作彼。）女桑而猗之，然後遠揚可得而伐也。」（四部備要本臨川集卷四三頁五，細素雜記卷六頁十，載蔡卞確論引）

七月鳴鵲八月載績

「佚文」 「蠶生于陽氣之淑時，故以倉庚爲候。麻成于陰德之應時，故以鵲爲候。」（會通卷八頁七載輯錄引，通釋卷八頁七，大全卷八頁七）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

「佚文」 「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於是時也，五色皆可以染，故『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也。」（呂記卷十六頁八，段解卷十五頁十，詩傳彙纂卷九頁六）

「佚文」 「染以朱，孔陽爲難；言『我朱孔陽』，則玄黃不足道也。」

「（呂記卷十六頁九，段解卷十五頁十一）」

四月秀葇五月鳴鵲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

「佚文」 「……憂感陰氣而先秀，蠲感陰氣而先鳴。」（通釋卷八頁八，大全卷八頁八）

「佚文」 「秀葇，鳴鵲爲穫候；（李黃解卷十七頁十四）『隕穽則鳥獸氄毛，於是乎可以取皮，故以隕穽爲取貉、狐狸之候也。』」（呂記卷十六頁十，李黃解卷十七頁十四，段解卷十五頁十二）

「評」李楊曰：「此說亦非。蓋上章既言蠶事，又言麻事，故此又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皆是以禦寒之具也；不應於其中而閒以『于貉』，爲取狐狸之候也。」（李黃解卷十七頁十四）

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

「佚文」 「唯田國人竭作，故曰同。」（呂記卷十六頁十，段解卷十五頁十二，通釋卷八頁八）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佚文」 「陰陽往來不窮，而與之出入作息者：天地萬物性命之理，非特人事也。」（段解卷十五頁十五，詩傳彙纂卷九頁九）

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佚文」 「嗟者，憫憐之辭。」（呂記卷十六頁十二）

八月剝棗

「評」洪邁曰：「注書至難，……不能無失。王荆公詩新經『八月剝棗』，解云：『剝者，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毛公本注云：『剝，擊也。』陸德明音普卜反。公皆不用，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既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無之。」（容齋續筆卷十五總頁一四三）（註②）

「評」陸心源曰：「荆公聞野老言，改『八月剝棗』之說，則其說詩亦非任情者。」（王荆公年譜考略附存卷一總頁三七九引）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佚文」 「眉壽衰矣，養氣體焉，以助之也。」（呂記卷十六頁十四，李黃解卷十七頁十七，段解卷十五頁十七，詩緝卷十六頁十四，通釋

卷八頁十一，大全卷八頁十二，詩經世本古義卷一頁三四）

九月叔苴采荼薪糧食我農夫

〔佚文〕「荼則苦菜，非若葵之滑甘，故以食農夫而已。」（段解卷十五頁十六，詩傳彙纂卷九頁十）

〔佚文〕「以糧不材，故薪之也；然則材木在所養，亦可知也。」（段解卷十五頁十六，詩傳彙纂卷九頁十）（註③）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佚文〕「築場圃者，以無曠土，故築場於圃地，此之謂地無遺利。方其爲圃，則種果蔬之屬；及其納禾稼，然後爲場焉，豈非地無遺利乎？」（李黃解卷十七頁十八—十九，段解卷十五頁十七，詩傳彙纂卷九頁十一）

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佚文〕「（既同，言所納之備也。」（通釋卷八頁十三，呂記卷十六頁十五，段解卷十五頁十八，大全卷八頁十四，備考卷十頁八，詩傳彙纂卷九頁十一）

〔佚文〕「上入執宮功，城中之宅也。中田有廬，田中之廬也。出而作於田，入而休於室，皆授之以時。」（通釋卷八頁十三，會通卷八頁十三載輯錄引，大全卷八頁十四，詩傳彙纂卷九頁十一）

〔佚文〕「多可以休矣，而乘其屋；其乘屋也，又亟：此之謂人無遺力。稼穡既同，則上入執宮功之事，而又『晝則于茅，夜則索綯』，以亟其乘屋，非人無遺力乎？」（李黃解卷十七頁十九，通釋卷八頁十三，大全卷八頁十五）（註④）

〔佚文〕「（始播百穀，）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呂記卷十六頁十六，段解卷十五頁十九，通釋卷八頁十四，大全卷八頁十五，詩經世本古義卷一頁三七）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

〔佚文〕「沖沖，和之至也。鑿冰非特備書，亦所以達陽氣；氣達則沖沖矣。」（段解卷十五頁二十，李黃解卷十七頁十九）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佚文〕「羔也、非也，必以蚤者，謹時也。」（李黃解卷十七頁二十一）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佚文〕「於是乎可以飲酒燕樂，是謂燕饗之節。」（段解卷十五頁二十一，詩傳彙纂卷九頁十三）

〔佚文〕「公堂，人君之堂也。」（呂記卷十六頁十七，段解卷十五頁二十一，詩經卷十六頁十七，備考卷十頁九，辨證卷三頁八四）

〔佚文〕「兕觥爵，用於既酬之後，亦所以爲樂也。」（段解卷十五頁二十一）

詩八章通義

〔佚文〕「仰觀日星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治自內而外，化自上而下。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不作無益也，備豫乎桑田之事而已；非特備豫乎桑田之事而已也，苟可以除患者皆備豫焉。不貴異物也，致美乎桑田之器而已；非特致美乎桑田之器而已也，苟可以成禮者皆致美焉。人無遺力矣，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又有禮焉；士不惰而武也，又有義焉。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其祭祀也時，其燕享也節。夫然，故天不能災，人不能難，上下內外和睦，而以逸樂終焉。此七月之義也。」（桐江集卷二總頁一四五—一四六，呂記卷十六頁三，朱傳卷八頁八，段解卷十五頁三、四、十六，詩經卷十六頁三，通釋卷八頁十七，大全卷八頁十八—十九，備考卷十頁三，詩經世本古義卷一頁四一，詩傳彙纂卷九頁十，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八頁三九—四十。又會通圖說上頁十三「幽公七月總義圖」、明刻本大全前附「幽公七月風化之圖」，皆據朱傳總論七月之義布圖。）（註⑤）

〔評〕方回曰：「王荆公詩說，極有佳者，其說七月之詩曰：『仰觀至之義也。』回謂此一段文勢鏗鏘瀏亮。……荆公說七月之詩，論先王之治，如指諸掌。」（桐江集卷二總頁一四五—一四七）

予所蓄租

〔佚文〕「（租，）與租賦之租同。」（呂記卷十六頁二一，慈湖詩傳卷十頁十八，段解卷十五頁二五，備考卷十頁十三）

予口卒瘠

〔佚文〕「卒，盡也。」（呂記卷十六頁二一，段解卷十五頁二五，詩緝卷十六頁二十）

曰予未有室家

〔佚文〕周公之時，未得爲有室家。「文武之受命矣，而未有室家者，天下未集，則亦不得言有室家也。」（李黃解卷十八頁四）

### 東 山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佚文〕「止使人毋爲謂之勿。」（呂記卷十六頁二二，段解卷十五頁二八，會通卷八頁二二）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佚文〕「古之所以用車戰者，謂其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爲營衛，與塹柵無以異。兵械衣食之屬，皆可以載其中。」（呂記卷十六頁二三，段解卷十五頁二八，通釋卷八頁二五，會通卷八頁二二載輯錄引，大全卷八頁二六，詩傳彙纂卷九頁二二）

町疇鹿場燿燿宵行

〔佚文〕「町疇鹿場者，町畦村疇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呂記卷十六頁二四，段解卷十五頁三十）

鸛鳴于垤婦嘆于室

〔佚文〕「垤是丘垤也。」（呂記卷十六頁二五，四部叢刊本攻媿集卷六七總頁六一載胡理蒼梧雜志引，段解卷十五頁三一，詩緝卷十六頁二五）

〔評〕樓鑰曰：「……于垤之義，惟胡德煇理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

：『新經釋「鸛鳴于垤」，謂垤爲丘垤，非螳塚。蓋荆公未嘗到山東，螳塚有極高大者，如塚墓然。每天將雨，則鸛集螳塚而鳴。螳知雨，鸛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于垤」字分曉。……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垤乃螳塚。」（攻媿集卷六七總頁六一）（註⑥）

酒壚穹窒我征車至

〔佚文〕「車，隨也。」（呂記卷十六頁二六）

### 破 斧

周公東征四國是遄

〔佚文〕「遄，聚也；聚而歸周也。」（段解卷十五頁三四）

### 伐 柯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佚文〕「以仁致剛者，柯也；以順致其正者，媒也。周公之事，如此而也，致其仁而後柯可伐，通其志而後妻可取。」（李黃解卷十八頁十七）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佚文〕則，由恕及人。（李黃解卷十八頁十七）

### 九 罍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公歸不復於女信宿……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佚文〕「周公之道，可謂『在彼無惡，在此無讟』矣。然而朝廷不知，此大夫所以刺之也。」（李黃解卷十八頁二十）

〔評〕李樛曰：「此實名言也。蓋以周公居於東，而西人乃欲其歸，西人既欲其歸，使周公留滯於東方而不歸，則是成王未悟；成王未悟，則是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李黃解卷十八頁二十）

### 狼 跋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佚文」 「凡，人所渴以爲安，故凡凡安也。」（呂記卷十六頁三三，段解卷十五頁四十，詩緯卷十六頁三二，通釋卷八頁三六，會通卷八頁三三載輯錄引，大全卷八頁三七，備考卷十頁二二，詩傳彙纂卷九頁三二）（註⑦）

幽風通義

「佚文」 「幽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朱子語類卷八一頁十三，詩傳遺說卷四頁二二，朱子五經語類卷五一頁十，朱傳卷八頁二十，詩童子問卷首頁七十，黃氏日抄卷四頁三七，會通卷十九頁四五）

「評」朱子曰：「篇章：歛幽詩以逆暑迎寒。……又曰：祈年于田祖，則歛幽雅以樂田畯；祭蜡，則歛幽頌以息老物。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剽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於理爲通。……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幽號。」（朱傳卷八頁十九「干」）

「評」真德秀曰：「篇章之歛雅、幽頌，恐大田、良相諸篇當之。不然即是別有此詩而亡之，如王氏之說。又不然，即是以此七月一篇吹成三調，詞同而音異耳。」（西山讀書記卷一三頁三四）

「評」輔廣曰：「幽雅頌之說，鄭氏固膠。今當從或者之說，而先生之說與王氏之說相近。若大田、良相諸篇，或以音節不同而居雅頌之中，則固可從矣。」（詩童子問卷三頁二二）

「評」黃震曰：「介甫謂幽詩別自有雅、頌。則幽乃先公方自奮於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耶？惟……謂吹幽之聲可雅可頌爲得之。」（黃氏日抄卷四頁三七）

附註

①通釋及大全「先王者也」之後，尚有「憂感」等共十四字，別輯於「四月秀麥，五月鳴蜩」下，意原爲兩條，通釋併合爲一，以釋「秀麥」章首二句。

- ②臨川集卷四三頁六改三經義誤字節子第二道，乞刪去此十三字。它如攻瑰集卷六七總頁六〇八答楊敬仲論詩解、桐江集卷二總頁一四七讀王荆公詩說跋、詩經世本古義卷一頁三四皆述此事，而後人多樂道之。
- ③此及上條，段解分作二條，詩傳彙纂合爲一條，茲從舊分。
- ④通釋引王介甫曰有「宵可以息矣，而索綯；冬可以息矣，而乘屋」，後二句，蓋小變本條「冬可以休矣」云云；前二句，蓋據「夜則索綯」，參酌此條後二句添作，而大全因之。
- ⑤「非道之以政」至「風化而已」十七字，據通釋增。
- ⑥新經釋，四明叢書本慈湖詩傳卷十頁二二原注載蒼梧雜志引作「新經經傳」，誤。
- ⑦此條大全作鄭氏（玄）曰，誤，今正。

本篇佚文及評論引用書目

| 書       | 名      | 簡    | 稱    | 著    | 者                                                                            | 版                              | 本 |
|---------|--------|------|------|------|------------------------------------------------------------------------------|--------------------------------|---|
| 臨川集     | 宋王安石   | 宋黃朝英 | 宋李燾  | 宋黃樞  | 宋呂祖謙                                                                         | 臺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br>學海類編本<br>通志堂經解本 | 本 |
| 細素雅記    | 毛詩李黃集解 | 李黃解  | 宋黃樞  | 宋呂祖謙 |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部叢刊續編本                                                             |                                |   |
| 呂氏家塾讀詩記 | 呂記     | 宋呂祖謙 | 宋呂祖謙 | 宋呂祖謙 | 臺北世界書局影印本<br>正中書局影明覆宋刊本<br>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br>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br>四明叢書本<br>通志堂經解本 |                                |   |
| 詩經集傳    | 朱傳     | 宋朱熹  | 宋朱熹  | 宋朱熹  | 宋朱熹                                                                          |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四集本             |   |
| 朱子語類    | 容齋續筆   | 宋洪邁  | 宋洪邁  | 宋洪邁  | 宋洪邁                                                                          |                                |   |
| 攻瑰集     | 慈湖詩傳   | 宋楊簡  | 宋楊簡  | 宋楊簡  | 宋楊簡                                                                          |                                |   |
| 遺說      | （朱子）詩傳 | 宋朱熹  | 宋朱熹  | 宋朱熹  | 宋朱熹                                                                          |                                |   |
| 詩童子問    | 宋輔廣    | 宋輔廣  | 宋輔廣  | 宋輔廣  | 宋輔廣                                                                          |                                |   |

驗他們迅速介入世界危機的能力。好像山雨欲來風滿樓，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

但請放心，局部戰爭，不論東西，隨時可以爆發，全面大戰，却無人敢打，除非現在握有權力的大國領袖，都患了精神病！

俄帝要想趁其兵力絕對優勢的時候，到處點火，只要美國有決心，隨時可以運用當地的力量，積極予以支援，羣起而撲滅之！

最後有一句話，要提醒美國朋友！過去那種南韓式或北越式的劃綫爲界的戰爭，只許敵軍進入我方戰場作戰，不許我軍進入敵方戰場作戰的（不超過十七綫或卅八綫）復轍，再不能重蹈了！



## 壺天錄

百一居士 著  
定價三十六元

自劉向著七略始有小說之名，唐宋而還，遞相仿倣，降至今日，博學者極意研思。大率矜言奇異，俾世人耳目一新，烏足資興感哉。

本書顏曰壺天錄，蓋壺之爲器也，以壺中而論天，則不啻坐井觀天之喻，然所見雖小，人生百年孰不同此壺中之歲月，一壺雖小，天人造化萬事萬物之理，而翕受於其中，遠窺六合，近徵一室，要皆可以壺天賅之也。

小說者，興感於天道之有常者，驗之忠孝節義，炳若日星；卽推之災祥禍福，感應昭昭，亦天理所當然，而可以修德自省矣。豈徒山川之縹緲，鬼怪之離奇爲足以悅乎耳目而已。

今之小說，業收容西潮種種觀念與技巧，鄉土見聞，茶餘稗史之信手錄之，俱已少見，近「中國文學大系」卽曾揭言大旨。惟若壺天錄所收諸見聞，可導引讀者重味古典氣氛，茶餘酒半讀之，尤可釋心胸，破積悶，故本館推介於諸君子。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